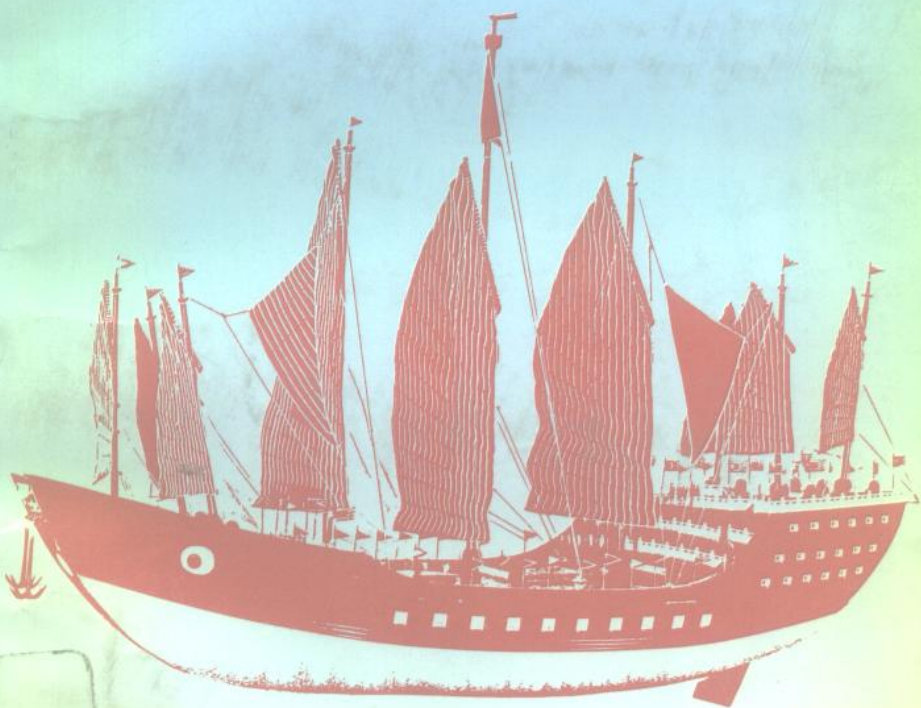


中外关系史论丛

ZHONGWAI GUANXISHI LUNCONG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第 **5** 辑

中 外 关 系 史 论 丛

第 五 辑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 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关系史论丛 第五辑 /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
ISBN 7-5013-1241-9

I. 中… II. 中…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文集
IV. D8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08000号

中外关系史论丛

第五辑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天津街七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排版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66千字

1996年1月北京第1版 199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册

ISBN 7-5013-1241-9

K·215 定价: 10.40元

目 录

中国制造磁器术传入印度·····	季羲林(1)
从明中叶华南地区看郑和下西洋的社会效果·····	万 明(9)
侯显出使榜葛刺考——兼论费信、马欢抵榜葛 刺的年代·····	谢 方(25)
隆庆开放与华南经济·····	晁中辰(35)
澳门与日中剑刀贸易·····	马明达(50)
广州制度与行商·····	庄国土(61)
鸦片战争前英商在广州的贸易·····	李金明(88)
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	吴廷璆、郑彭年(103)
唐代广东的佛教·····	孙繁敏、张连城(147)
论基督教的传入与澳门的关系·····	黄鸿钊(166)
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交游表·····	林金水(182)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五届学术讨论会“中国 华南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历 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综述·····	夏应元(203)
编后小记·····	编者(208)
封面图:郑和下西洋时用过的宝船模型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VOL.V

CONTENTS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amaking Technique from China into India.....	Ji xianlin(1)
Zheng He's Expedition to the <i>Western Ocean</i> and its Effect o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ern Area of China.....	Wan Ming(9)
A Study on the mission to Bengal by Hou Xian, and on the time of the mission to Bengal by Fei Xin and Ma Huan.....	Xie Fang (25)
The Open Politics in the Time of Long Qing Emperor and the Economics in Southern China	Chao Zhongchen (35)
Macao and the Japanese-Chinese Trade in Knives and Swords.....	Ma Mingda (50)
The Guangzhou System and the Trade Association	Zhuang Guotu (61)
The English Merchants' Trading Activities in Guangzhou before the Opium War.....	Li Jinming (88)
Research of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into China by the Sea Way.....	Wu Tingqiu and Zheng Pengnian (103)

Buddhism in Guangdong in the Tang Dynasty	
..... Sun Fanmin and Zhang Liancheng (147)	
On the Transmission of Christianity into China through	
Macao.....Huang Hongzhao(166)	
An Example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and Officials with Giulio Aleni in Province	
Fujian..... Lin Jinshui(182)	
Summary for the Fifth Meeting of the Institute of Relation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of Southern	
China with Foreign CountriesXia Yingyuan(203)	
Afterword..... Editorship(208)	

中国制造磁器术传入印度

李羨林

(北京大学东方学系)

磁器制造术源于中国,这是众所周知而又举世公认的事实。中国的磁器制造,发展到了明代,形成了一种颇为独特的青花白磁的风格,过去少见,后来也难以继。这种磁器传出了中国。仅就广义的南洋、西洋一带而论,这种青花白磁广泛地受到了重视和喜爱。我在下面举几个例子,以概其余:

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閼婆国:

番商兴贩,用夹杂金银及金银器皿……青白磁器交易。

同上书,卷上渤泥国:

出生香、降真香、黄蜡、玳瑁。商人以白磁器、酒、米、粗盐、白绢货金易之。

羨林按:这里的“白磁器”,显然不是出自渤泥国。至于“商人”,没有说明是哪一国的,很有可能就是中国商人。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爪哇国:

货用硝珠、金、银、青缎、色绢、青白花碗、铁器之属。

同上书,勾栏山:

地产熊、豹、鹿、麂皮、玳瑁。贸易之货,用谷米、五色绢、青布、铜器、青器之属。

羨林按:苏继庠《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页248—249注,说“青器”与“青磁”汪大渊往往互用。

同上书,三岛:

地产黄蜡、木棉、花布。贸易之货，用铜珠、青白花碗、小花印布、铁块之属。

明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

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并麝香、销金、绞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钱贸易。

明费信《星槎胜览》刺撒国：

地产龙涎香、乳香、千里骆驼，余无物也。货用金、银、色段、色绢、磁器、米谷、胡椒之属。

明张燮《东西洋考》

姜林按：此书没有讲到青花白磁，但多次谈到中国商人与“夷人”贸易的情况。想来磁器贸易也必然如此。因此，我在这里抄上一段，供参考。 卷四 丁机宜：

夷亦只就舟中与我人为市。大率多类柔佛，而俗较驯，而货较平。

明罗曰琮《咸宾录》南夷六，刺撒：

其产惟龙涎、乳香、骆驼、磁器等物。

姜林按：从口气上来看，好像刺撒这个地方能生产磁器。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但是证之以上面引用的《星槎胜览》中关于同一个地方的记载，我们只能说《咸宾录》的记载值得怀疑。因为在《星槎胜览》中磁器归入“货用”一类，而不归入“地产”一类，可见不是本地产品。

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中，锡兰山国第十五：

中国麝香、绞丝、色绢、青磁、铜钱、樟脑等物，彼则以宝石、珍珠易换。

《明会典》卷 112 礼部 70 给赐三 外夷下 四 西域
哈密：

使臣进贡到京者，每人许买茶叶五十斤，青花磁器五十副。

蒯林按：从这里可以看到，不但南洋、西洋喜爱中国的青花磁器，西域亦然。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没有再引用的必要了。仅仅上引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南洋、西洋、西域还有其他地区所特别喜爱的青花磁器是产自中国。在这里丝毫也没有怀疑的余地。

但是，在明代一些书籍关于孟加拉（宋代是“鹏茄罗”，元代是“朋加刺”，明代是“榜葛刺”或“榜葛兰”）的记载中，却有令人吃惊的东西。我也引几个具体的例子。为了周详起见，我从元代的《岛夷志略》“朋加刺”条引起：

产苾布、高你布、兜罗锦、翠羽。贸易之货用南北丝、五色绢缎、丁香、荳蔻、青白花磁、白纓之属。

在这里，青白花器还不属于“产”一类，而只是“贸易之货”。

明《星槎胜览》榜葛刺国：

地产细布、撒哈刺、绒毯、兜罗锦、水晶、玛瑙、珊瑚、真珠、宝石、糖蜜、酥油、翠毛、各色手巾、被面。货用金、银、布缎、色绢、青白花磁器、铜钱、麝香、银珠、水银、草席、胡椒之属。

在这里，“青白花磁器”仍然不属于“地产”，而属于“货用”。此书作者费信可能生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此书自序写于正统元年（1436年）。

但是，到了六十多年以后出现的一本书里，调子忽然改变了。我指的是约成书于1520年间的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在本书卷上，榜葛刺国第十六：

其朝贡无常。永乐六年（1408年），其国王霭牙思丁遣使来朝贡。九年（1411年），至太仓，命行人往宴劳之。十二年（1414年），又遣其臣把一济等来朝，贡麒麟等物。正统三年（1438年），贡同，表用金叶。其贡物：马、马鞍、金银事件、钱金琉璃器皿、青花白磁、撒哈刺、者扶黑答立布、洗白苾布、兜罗锦、糖霜、鹤顶、犀角、翠毛、莺哥、乳香、粗黄熟香、乌香、麻藤

香、乌爹泥、紫胶、藤竭、乌木、苏木、胡椒。

上面曾讲到榜葛刺的产品：“其布帛之品有六。”其后又讲到：“其土物有珊瑚、珍珠、水晶、玛瑙、翠羽……。

拿这些产品同上面讲到的“贡物”比较一下，只有几件对得上。按常识，贡物同产品不一定完全一致。如果完全一致的话，那就表示，把所有的土产都拿来进贡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贡物是怎样来的呢？一般说来，不应该过多地超出土产的范围。从别的国家或地区买奇物来进贡的情况也是有的。但一定受到严格的限制。

我讲这些话，用意何在呢？用意就在于贡物中有“青花白磁”一项，如何解释？我在上面已经明确无误地说明了：青花白磁是中国产品。从《岛夷志略》上可以看到，这种磁器元代已开始生产，至明而大盛，运出中国，受到所到之处的欢迎。

这种情况，印度学者 Haraprasad Ray (雷易) 在他所著的《印中关系中的贸易和外交——十五世纪孟加拉之研究》(Trade and Diplomacy in India-China Relations; A Study of Bengal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 1993年新德里版)中，是完全承认的。在本书页 113—116，列了一个从中国输出和输入中国的物品表，表中列了不少的国家，但都只是陪衬，而以孟加拉为主。页 114 中，表中孟加拉，在“输出”项下有“青花白磁”。顺便说一句，“输出”不是指的从孟加拉输出，而是从中国输出，完全是以中国为基准。这里列上“青花白磁”，是完全正确的。在“输入”(imports)项下，没有列“青花白磁”。作者在页 185，有一个注 14，说这个表与李东阳《大明会典》中所列贡物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李东阳没有列入“青花白磁”。可是《明会典》，卷 98，榜葛刺国“贡物”中却是有的。贡物名单如下：

马、马鞍、金银事件、餞金琉璃器皿、青花白磁、撒哈喇、者抹黑答立布、洗白苾布、兜罗锦、糖霜、鹤顶、犀角、翠毛、莺哥、

乳香、粗黄、熟香等等。

这个表同《明史》，卷 326，“榜葛刺”的叙述基本一致。为了利于比较，我也抄在下面：

厥贡：良马、金、银、琉璃器、青花白磁、鹤顶、犀角、翠羽、

鸚鵡、洗白苾布、兜罗锦、撒哈刺、糖霜、乳香、熟香等等。

“青花白磁”这里也是有的。我再补充一条材料：明慎懋赏《四夷广记》，榜葛刺贡物中有“青花白磁”。

我们先不去纠缠，为什么李东阳《大明会典》中没有“青花白磁”。我们仍然继续谈雷易的著作。页 116，在“中国向孟加拉输出的货物”这一段中列入了“青花白磁”。页 117，在“中国从孟加拉输入的货物”这一节中，没有提到“青花白磁”。页 144，雷易根据《西洋朝贡典录》，在给中国的贡品中列上了“青花白磁”。《西洋朝贡典录》的原文上面已引，兹不赘，请参阅。

我在上面已经谈过，《西洋朝贡典录》成书较晚。《星槎胜览》成书在前，把“青白花磁器”列入“货用”一类，说明它不是孟加拉产品，而《西洋朝贡典录》把它列入“贡物”中，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可是《西洋朝贡典录》的叙述不够清楚。我们看不出，是孟加拉哪一年朝贡的贡品中有“青花白磁”。但是，无论怎样，孟加拉贡品中有了“青花白磁”，证之以《明会典》和《明史》的记载，是不容怀疑的，完全可以肯定的。

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贡品一般都应该是土产，从别的国家或地区买了东西来充贡品，是比较稀见的。何况“青花白磁”这种物品的原产地就在中国。向中国或别的国家购买了“青花白磁”，再用之向中国进贡。俗话说：“江边卖水，圣人门前卖字”，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事。孟加拉的统治者或大商人决不会糊涂到这个程度，竟把“青花白磁”充当贡品，运回中国。难道他们不怕中国皇帝老子见笑或怪罪吗？

那么，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来解决呢？我想，唯一的一个可

能性就是：孟加拉能生产“青花白磁”。

可是，问题跟着又来了：为什么在五天竺，甚至在整个南洋和西洋，以及其他任何国家，独独只有孟加拉能生产磁器？又为什么生产的偏偏是“青花白磁”？这些问题是回避不了的，我们必须回答。

据我个人的看法，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制造磁器术传入了印度，传入的地点是孟加拉，传入的时间是明初，至早是元末，正是中国同孟加拉外交和贸易活动最频繁的时期。要我拿出印度方面文献的证据，我拿不出。众所周知，印度人对历史事实不大重视，他们古代几乎没有一本像样的历史。但是，我有旁证。“白沙糖”在印度，特别是在孟加拉，名称是 *cīnī* 意思是“中国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cīnī* 问题》，见《季羨林学术论著自选集》；一篇是《再谈 *cīnī* 问题》，见《文史知识》，1994 年，第 2 期。在这两篇文章里，我论证了中国白沙糖传入印度，特别是孟加拉的问题。在第二篇文章里，我引用了《明史》，卷 326“榜葛刺”中的几句话：

官司上下，亦有行移、医、卜、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盖皆前世所流入也。

用到“青花白磁”上，也完全适用。磁器制造术也是“前世所流入”的。这就是我的结论。我相信，它是正确的。

《再谈 *cīnī* 问题》发表以后，我又找到两条材料。一条是明郑晓撰《皇明四夷考》，卷下榜葛刺：

阴阳、医、卜，百工技艺，大类中国。

一条是明罗曰琮著《咸宾录》，《西夷志》卷之三天竺：

又有榜葛兰，即西天东印度也。……其产……丝棉、镡铁、枪、剪（极巧且利）、漆器、磁器（俱极精巧）为奇。

“榜葛兰”，是“榜葛刺”的另一个写法。在这里，第一条材料明确说，孟加拉“百工技艺”“大类中国”，这同《明史》卷 326 的说法全

同,只是没有说“前世所流入”。第二条材料证明,孟加拉能生产磁器,而且“极精巧”。这几个字也很重要。如果不“极精巧”的话,孟加拉的统治者和大商人怎么敢拿来向中国进贡呢?这也许能说明,孟加拉人在学习了中国制造磁器的技术以后,在某一些方面有了改进,有如中国唐太宗派人向印度学习了熬糖法,最后“愈西域远甚”。

1994.7.27 写毕

后记:文章写完了,我还想加上一条尾巴,写点后记。本文中提到了我两篇关于白沙糖传入印度孟加拉的文章。现在又写了这一篇中国制造磁器术传入印度孟加拉的文章。也许有人会认为,白糖和磁器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伟大物件,作这样刺刺不休不厌其烦,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有重要意义。我们经常讲,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能提高彼此的精神文化水平和物质文化水平,是互补互利的。这一点已为人类历史所证明,没有再争辩的必要。如果世界人民都能了解这一点,必能促进彼此的了解,提高彼此的友谊,大有助于世界和平之保卫。拿中国和印度来说,两国都是世界大国和文明古国,我们间的文化交流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两国皆受其益。但是一翻开历史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宗教史、中国艺术史、中国音乐史,还有这史那史,连篇累牍,我们读到的几乎只有印度影响中国,中国对印度的影响则恍如蓬莱仙山在似有似无之间。如果历史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也无话可说。但我始终坚信,它不会是这个样子,这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好多年以前,一位好心的印度朋友对我说:“在1945年以前,是中国学习印度,那以后是印度学习中国。”他称之为one-way traffic(单向交通)。我感谢这位印度朋友的善意。但我却不相信,这就是事实。于是在探讨中印文化关系,我有意去搜寻中国影响印度的事例。印度民族是一个有天才的民族,但对历史却不重视,

古代几乎没有可以称为真正历史的书。想在那里面搜求我想要的资料,有如大海捞针。但是,如果真是历史事实,不管埋藏得多深,总会留下痕迹的。比如cīnī问题,痕迹是留在语言上,我抓住这点痕迹不放,结果就产生了那两篇论文。现在这一篇关于制造磁器技术的文章,真相隐藏得更深;但是我相信,我还是把它抓住了。

希望这一个尾巴不会惹起读者的厌恶。

1994.7.27

从明中叶华南地区看郑和 下西洋的社会效果

万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关于郑和下西洋，学界自本世纪初已开始大量的研究和探讨，成果丰硕。但对其社会效果问题进行专题性探讨的，尚属少见。华南地区是明代中国通往海外世界最重要的地区，下西洋的社会效果尤为显著。因此，结合华南地区的具体史实，考察明代中国社会处于正在变而尚未发生剧变的时候，下西洋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拟作初步探索，以就教于学界。

一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生的，旨在扩大朝贡贸易的规模巨大的航海活动。对此，需要说明的是，朝贡一词，在中国历史上包含有外交和贸易两种含义。因此，下西洋既有政治，又有经济的目的（或称性质）是无庸置疑的。但因受限于封建官方朝贡贸易的背景与形式，使它完全不具备后来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方航海活动的种种特征，自然也不可能产生同样的后果。尽管如此，规模巨大的航海壮举绝不仅仅是耗费巨万的昙花一现，而对明代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极为深远。论其社会效果，最为重要的是刺激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引发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勃兴。

明初，统治者制定了以朝贡贸易和海禁作为两大支柱的海外政策。经过短暂的允许国内外私人海外贸易的阶段以后，就将海外贸易完全垄断在官方手中，形成了“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

则不许互市”的全面官营化的特色。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带有明确的扩大朝贡贸易的使命。庞大的中国船队满载深受海外各国人民喜爱和欢迎的绫绢、纱罗、彩帛、锦绮，还有瓷器、铁器、药材等物品，航行于南海和印度洋的波涛万顷之中，不仅将明代中国与东南亚以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友好贸易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刺激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船队所至，大都是海外各国的沿海贸易港口。每到一地，首先“开读赏赐”，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明朝皇帝诏谕，赏赐锦绮金币等，并接受当地贡品。随后，以宝船所载各种货物，进行互市贸易。关于这些贸易活动，在《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中有不少记载，即使是在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史料中也有记录^①。

远航出使产生了巨大影响，使海外各国到明朝朝贡，也扩大和发展明代中国与海外各国间友好通商关系。船队七下西洋，遍访当时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所至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有使节入华朝贡，“自是蛮邦绝域，前代所不宾者，亦皆奉表献琛，接踵中国”^②。永乐二十一年（1423），竟出现了16国1200名使节入华朝贡的盛况。按照明朝的规定，海外各国除国王进献之物入贡，可以得到丰厚赏赐以外，使节还可附载货物来中国贸易。因此，海外各国以朝贡为名，行通商之实，限定在朝贡贸易形式下的海外贸易得到了极大地发展，而郑和下西洋正是朝贡贸易发展到鼎盛阶段的标志。

扩大发展的朝贡贸易促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和印度洋贸易的繁荣，显示了明代中国在亚太贸易网络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而华南地区的地理位置恰恰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之上，有着临海的地理便利条件，是中国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活动的重要地区。因此，明初所设掌管朝贡贸易之事的专门机构市舶司有三，华南地区居其二：“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③。承平繁盛之时，常至广州的海外国家达

15 国之多^④。福建市舶司专掌琉球进贡事宜，“凡贡皆取其国中所有者以献进”^⑤，其国俗“市易不贵纨绮，但贵磁器、铁釜等物”^⑥。由于广州市舶司职掌西洋诸国朝贡之事，自然格外繁盛。大量海外物品经由广州进口。根据成化《广州志》记载，海外各国土产贡物计有以下十类：^⑦

一 宝类：象牙、犀角、鹤□、水母、石榴子（有五色）、珍珠、珊瑚、琥珀、金珀、蜡珀、碧钿子、龟筒、玳瑁、朝霞大火珠、菩萨石、五色压鹑石。

二 布类：兜罗锦、胡锦、白花布、高你布、朝霞布、朝云布、西洋布、吉贝布、竹布、草布、花蕊布、□□、白氎布、剪絨布、□□、花丝手巾、花布手巾、□□。

三 香类：龙脑香、笃耨香、□□□、婆律香、薰陆香、□□□、速香、黄熟香、□□□、暗八香、鸡舌香、木口香、笈香、粗熟香、乌香、降香、檀香、戎香、蔷薇水、乳香、金颜香。

四 药类：脑子、阿魏、没药、胡椒、丁香、肉荳蔻、白荳蔻、荳蔻花、乌爹泥、茴香、硫黄、血竭、木香、草拔、胡黄连、破故纸、梧桐泪、曾青、乌药、木兰皮、□□、雄黄、雌黄、□□、千年枣、草澄茄、□□□、大风子、风油子、□□、巴榄、猪腰、□□、礞砂、槟榔、□□、天竺黄。

五 木类：麝香木、乌楠、苏木、红柴、毗野树、巴尾树、婆旦罗树、歌毕陀树、贝多叶、加蒙树（二树心可为酒）、大茄（树高一丈，子大如瓜，以梯摘之）。

六 兽类：麒麟、狮子、水犀、符拔、桃拔、象、山马、红猴。

七 禽类：凤凰、鹄、鸾、白鸠、大鹏、鹦鹉（存五色者，白者）、翠鸟、孔雀、驼鸡。

八 皮货蹄角类：波鱼皮、皮席、□□、七麟皮、白牛蹄、□□、沙鱼皮。

九 杂类：黄蜡、磨末、□□、花白纸、藤席、□□、海豚、孔雀